

几段报缘 几份深情

通讯员和瑞安日报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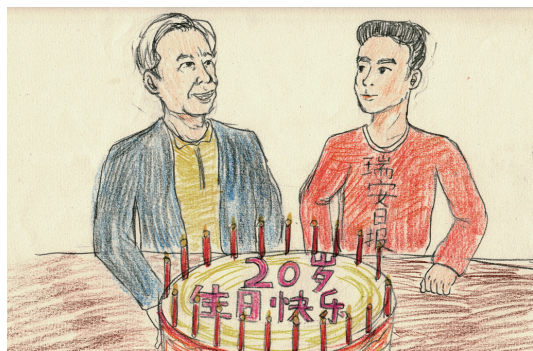
073
瑞安日报

2013年7月1日
星期一

责任编辑
孙文静
金行哲

我与《瑞安日报》 同龄 同胞 同梦

■宋维远



《瑞安日报》20周年了,我谨以拙文聊作对她复刊20周年的祝贺。

先说 同龄。我生于1933年,是个80岁的老朽。那凭什么说自己与《瑞安日报》这个小伙子同龄呢?答:中国民谚 六十甲子转青春 的说法,意谓人的年龄满一甲子后,仍从1岁算起,所以80岁减去一甲子,不正是20岁,而有幸与《瑞安日报》同龄吗?又问:你这个老头为什么厚颜硬要寻找借口跟《瑞安日报》同龄呢?答:民间历来有同龄人缘分相亲,感情相牵,性格相近,襟怀相通的说法。这20年来,我一直在心底暗以《瑞安日报》为友,是她忠实的受众、读者;又一直以她为师,从她身上得到知识,得到青春活力的营养,得到教益,得到鼓励,还得到欢乐。其间,我参与《瑞安市志》、《瑞安华侨志》等志书编纂时,常常会从她那边得到珍贵的资料与慰勉。同时,她蜚声浙南报坛的《玉海楼》栏目又长期为不才的拙作提供发表的园地,以此交结了许多师友,还沾了 讲塘河老师伯 名字的边呢!

再说 同胞。《诗经·无衣》曰:岂曰无衣?与子同袍;王于兴师,偕我长矛,与子同仇.....与子偕作。《瑞安日报》这20年,一直致力为弘扬中华文化软实力而辛勤耕作,卓有成绩。我这个去了一甲子的 同龄 也不自量力由她牵着手,为主将冲锋摇旗呐喊。当我滞后沮丧时,她及时送来催人奋进的号角;当我伤病掉队时,她及时给予战友的慰藉,始终视我为同仇的袍泽,劝诫我不要放下笔,令我为整理瑞安传统文化遗产再出一点绵薄之力。于是我在病榻旁,在青灯下,勉强承担起超越我学识与能力限度的点校乾隆、嘉庆《瑞安县志》的事。20年来,未曾有片刻 无衣 之感!

接着说 同梦。梦是理想,是奋斗目标,或许更多的是青年人的专利,而对于我这个与梦的缘分日渐淡去的老朽来说,却有幸在《瑞安日报》筑梦、追梦。在实现中国梦的文章报导的感召下,又唤回在脑海里积存已久的抗日战争时期 中华儿女 慷慨从戎,决胜疆场,气贯长虹 的梦,解放战争时期的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,背负这民族的希望 的梦,社会注意建设时期 把一切献给党、超英赶美 的梦,重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更集中起来强烈了 振兴中华 的中国梦!有这位心怀相通的同龄,同胞的扶持、提携,我这个垂垂老矣白头翁还有幸与全国13亿同胞一起为筑梦、追梦、圆梦而 偕作,这不是《瑞安日报》与我的缘分,给我的福分,又是什么?

愿《瑞安日报》在党的领导下越办越好,更加成熟老练而又青春长驻,愿我这个去掉一甲子的 老小伙子 再鼓起余勇,跟上她的步伐前行一程!

我与《瑞安日报》20年

俞海



今年是《瑞安日报》复刊20周年报庆,20年来她迎着风雨一路前行。现在的《瑞安日报》与当年创办时相比,无论在形式上、内容上,还是她的品质和影响力,都不可同日而语。《瑞安日报》与改革开放相伴诞生,又与改革开放同步成长,她见证并推动着我市人民建设小康社会的宏愿伟业。今天,她风华正茂,欣欣向荣,值得庆祝。作为《瑞安日报》的老读者和老作者,我亲眼目睹了这个过程,感到由衷的欣慰,谨向《瑞安日报》的新老朋友们的致以诚挚的祝福。

20年前的我还在瑞安文联工作,20年后的我,却已垂垂老矣。岁月催人,风雨沧桑,时代巨变。这些年来,我一直在为《瑞安日报》的副刊写稿,虽然没有精确统计,估计约在百篇以上吧。现在,我已经到了耄耋之年,可仍然不改初衷,不时有些小文章见诸报端。我一直在问自己:你为什么还不肯停下手中的笔,你还有必要这样做吗?但我始终找不到它的答案,也确实解释不清楚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。为名?为利?为爱好?为友谊?为责任?为了消磨时间?为了排遣寂寞?好像都是,又好像什么都不是。

就说去年吧。我是个体育迷,伦敦奥运会期间,白天晚上连轴地看,看得头昏脑胀,两眼模糊。看着看着就有些感触,有些不平,就有话想说,于是打开电脑把自己的想法记下来,梳理了一遍,劈哩拍啦敲出一篇二千米来字的《奥运随笔》。时隔不久,媒体里传来了莫言获诺贝尔奖的消息,心里又高兴又激动,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,回忆的闸门一打开,思绪就像流水似的哗哗不断出来,不到半小时,《莫言,重新点燃对文学的热情》的初稿就完成了。接着,中日之间发生了钓鱼岛事件,报纸电视连篇累牍地报道,曾作为军人的我不由自主地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,进而对中日关系的渊源发生了兴趣,又找了一些历史书籍来看,兴之所至,写了一篇文史随笔《中日对决》。明知我的观点在报纸上根本不可能刊登,可我还是把它发给了《瑞安日报》的编辑,因为我打从心里把报纸、编辑当成自己的朋友,而且是一位足以信赖的真正朋友,向朋友倾吐自己的心声理所当然。年复一年,我就这样和报社的同志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,每当我到报社办事,无论在那个部门,无论见到谁,都会受到热情的接待,我感觉就像到了自己的家。

总之,我以为写文章是一件很自然的事,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,它就和说话一样,完全是一种情感交流。因为,人与人之间需要沟通,需要交流,沟通和交流是一种信任,也是一种快乐。我是这样认为的,也是这样去做的。

再一次祝福《瑞安日报》越办越好!也祝我们的友谊之树常青!

与 三 有缘说包容

张益

2013是笔者的古稀之年,恰迎来《瑞安日报》复刊20周年庆的日子。因为20年的读报与撰稿,报社里又有一批文友与学生,笔者与日报便结下深厚感情。一接到报社约稿电话,千言万语涌上心头。忆及自己写作经历,文学创作成绩,都离不开这份家乡报纸的进步与包容。可以说,她为许多笔杆子、文艺家提供了磨练、飞翔的好平台。于笔者而言,其间还跟 3 这个数字特别有缘,殊可纪念。

笔者生于1943年。大学读文科,高中教写作,早就盼着百万人口的家乡能有一份播洒春雨、广传资讯的报纸。1993年,瑞安日报复刊时,已届知天命的笔者欣然应邀,课余担任报社的特约记者。虽然当教师兼校长的主业很忙,但还是给自己限定指标:不管新闻报道、文学特写还是散文评论,每年不少于30篇,也因此年年被评为优秀特约记者。

十年积累,至2003年瑞安日报社召开十周年纪念大会时,花甲之年的笔者有幸被评为 十佳,身披彩带登上领奖台。这张彩色大照片次日刊登在《瑞安日报》的头版,家中至今珍藏着。而大会奖励的瀑布画面的电子钟,笔者一直高挂在书房内,至今三千多个夜晚,常常在深夜注目钟面文字,她似乎象征着报社对挚友们的温馨提醒:时光飞逝,你得勤奋;风云任变,笔耕莫停!

笔者说日报的包容,实际是感谢报社的大度与大胆创新。以前日报每天只有四版,要求多篇、精悍,以求多提供信息量。偏偏笔者擅长抓大题材,喜写文学特写或英模报告,作品篇幅自然拉长。如笔者采写的《意大利亲人啊,您在哪里》、《一棵扎根在飞云江畔的乌拉草》以及和瑞报记者合作的《大地作纸写人生》等万字文章,报社领导阅稿后拍板创新,都破格以一、二版大篇幅刊发,造成强烈反响,让笔者铭心难忘。

之所以提及感谢,还因这3篇作品被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多家报刊转载,被荐送中国作家协会审议,笔者也如愿加入中国作家协会,并被邀请担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兼全国报告文学赛事评委,实现了从小要当作家的梦想。寻根探源,一个基层教师花甲之后能走到今天,自然由衷地感谢《瑞安日报》这个催人奋进的平台与人才摇篮。

古语说:滴水之恩,当以涌泉相报。笔者尽管渐近古稀,但每天仍关心《瑞安日报》,读她、评她、宣传她,还不断动员文友、学生给她投稿。自己工作与创作压力稍轻之时,也会见缝插针给她写上一、二篇。

包容才能创新,才能和谐。和是一种情怀与境界。笔者欣赏《瑞安日报》的包容与创新。在有生之年,祝愿瑞安日报云蒸霞蔚,热腾兴旺,并寄语三句希望:放下昨天,淡忘荣辱,广聚人才、再鼓东风,浓墨重彩,释放正能量!



(本版手绘图 林朗)

激情岁月
在路上

瑞安日报复刊20周年纪念特刊